

高 後
齋 山
漫 談
錄 叢



後
山
談

叢

陳師道 著

中
華
書
局

高
齋
漫
錄

曾
慥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後山談叢（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秘笈及唐宋叢書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唐宋本一卷非完帙寶顏學海皆四卷本寶顏在前故據以排印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說海歷代
小史學海類編墨海金壺及守山閣
叢書皆收有此書說海歷代學海三
本皆非完帙提要所謂僅五葉者也
墨海守山兩本皆據四庫本守山校
讎較精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高齋漫錄一卷。宋曾慥撰。慥有類說。自序以爲小道可觀。而歸之於資治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其撰述是書。亦卽本是意。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蹟。以至文評詩話。談諧嘲笑之屬。隨所見聞。咸登記錄。中如給舍之當服。積帶。不歷轉運使之不得爲知制誥。皆可補史志所未備。其徵引叢雜。不無瑣屑。要其可取者多。固遠勝於游談無根者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二卷。世鈔流傳。近時曹溶嘗採入學海類編。而祇存五頁。蓋自他書抄撮。姑以備數。遺漏宏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摺摭真輯。視溶所收。多逾什之三四。其或溶本有之。而永樂大典失載者。亦爲補入。略用時代銓次。合爲一卷。雖未必慥之完帙。然大畧亦可睹矣。

後山談叢卷一

宋 陳師道履常著

契丹侵澶淵。萊公相真宗北伐。臨河未渡。是夕內人相泣。明日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樞密副使陳文忠公堯叟請幸蜀。真宗以問公。公曰。此與昨暮泣者何異。議數日不決。出遇高烈武王瓊。謂之曰。子爲上將。視國之危。不一言。何也。王謝之。乃復入。請召問從官。至皆默然。楊公獨與公同。其說數千言。真宗以一言折之。曰。儒不知兵。又請召問諸將。王曰。蜀遠。欽若之議是也。上與後宮御樓船。浮汴而下。數日可至。殿上皆以爲然。公大驚色脫。王又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陛下者。金陵可到邪。公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爲上駕耶。王乃大呼逍遙子。公掖真宗以升。遂渡河而成功。欽若愧其議。讒於真宗。曰。寇準孤注子爾。博者謂窮而盡。所有以幸勝爲孤注。言以人主而一決也。

澶淵之役。真宗欲南下。萊公不可。曰。是棄中原也。又欲斷橋因河而守。曰。是棄河北也。國之存亡在河北。不可棄也。

澶淵之役。所下一紙書。爾州縣堅壁。鄉邨入保。金幣自隨。穀不可徙。隨在瘞藏。寇至勿戰。故虜雖深入而無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困。

真宗既渡河。遂幸澶淵之北門。望見黃蓋。士氣百倍。呼聲動地。兵既接。射殺其帥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

澶淵之役。詔諸道會兵而合擊。既和。從其去。又詔諸將按兵。遣使監楊延朗。時虜使在館。既諭旨。遽曰。請

遣中官貴諸將取信也。而虜亦諸使送款。遂以全歸。懷之至今。

澶淵之役。真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矣。擲骰子矣。鼾睡矣。

萊公既逐死。家無遺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紙。憂其復失。而并記之。使後者有考焉。曰。臣奉聖旨。擊畫河北邊事。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一近邊奏契丹遊騎。已至深祁。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契丹漸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駭。便恐盜賊團聚。直至大名府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竊恐轉啓戎心。臣乞先那起天雄軍馬萬人。令周營杜彥鈿。孫金照將領。往貝州駐泊。或恐天雄軍少。且起五千。只令孫金照部轄。若虜騎在近。卽近城覓使襲擊。兼令問將文字。與石普圖承輪照會掩殺。及召募強壯入虜界。繞蕩鄉鄰。仍照管南北道。多差人探探契丹。次第聞奏。及報大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軍勢。以疑敵謀。三則邊將聞三師北來。軍威益壯。四則與邢洛不遠。成犄角之勢。一隨駕諸軍。扈衛宸居。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至具。軍卒不過三萬人。萬一契丹過具下寨。遊騎益南。朗須那起定州軍馬三萬以上。令桑贊守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將兵。出土門路。與贊會合。相度事。

勢緊慢。那至邢洛方。可聖駕順動。且幸大名。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於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作會合次第。及依前來。累降指揮牽拽。一恐契丹置寨於鎮定之間。則定州軍馬。抽那不起。邢洛之北。遊騎侵掠。大名東北縣分。老大大段驚移。須分定州三路精兵。令在彼將帥會合。及令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契丹必有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車駕不起。轉恐夷狄殘害生靈。如蒙允許。亦須過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爲制置。會合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既承清問。合罄鄙誠。伏惟皇帝陛下。睿知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尙能虛己以論謀。兼彼犬戎。頗乏糧糗。雖恃腥膻之衆。必懷苟且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黷天威。伏增戰慄。

始講和。虜使韓祀。匿其善飲。曰。兩國初好。數杯之後。一言有失。所誤非細。後使姚東之。既去而顧。手顙再三。是以知虜之情也。姚東之曰。守之事力。契丹之士馬皆盛。然此軍用于阻隘。不能敵南。平原馳突。南軍亦不能支也。慶歷二年。西羌盜邊。戰未解。契丹保境使請關南十縣之地。及昏丞相申公使其黨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之。許昏與加賜使擇焉。而遣知制誥富韓公諭意。既見問故。虜主曰。宋塞雁門。廣塘水。繕城隍。藉民兵。非違約。羣臣亟請用兵。孤謂不若求地也。公曰。契丹忘章聖之大德乎。澶淵之役。使從衆。契丹無還者。甯有今日耶。且契丹之所欲戰爾。戰非契丹之利也。從古至今。夷狄得志於中國。惟晉氏爾。方是時。主弱而愚。國小而貧。政刑不修。命令不行。百姓內潰。諸將外叛。故契丹能得志。然土

地不守。子女玉帛歸于臣民。契丹蓋無得也。人畜械器亡者大半。故德光死。述律怒不肯葬。曰：待我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戰而勝。其害如此。況不勝耶。今契丹與宋好。歲得金繒數十萬。入于府庫。國之利也。故和則上得其利。戰則下得其利。上受其弊。故契丹之臣皆願解和而構戰。與國爭利。奈何。舍己之利以利人耶。主大悟。黜首久之。公復曰：塞雁門以備羌。塘始于何承矩。事在約前。地卑水聚。歲久則廣城隍完。故民兵補缺。非違約也。晉遺虛龍。周取關南。皆異代事。若按圖而求舊。豈契丹之利也哉。皇帝以兼愛爲心。守祖宗之約。不願用兵。顧兄弟之義。不欲違情。而爲天保民。爲先保土。不得以與人。謂契丹乏金幣。歲遣以永誓好。古者敵國有無相通。必皆欲背約絕好。而加兵。宋安得而避哉。且澶淵之盟。天地臨之。豈可欺乎。乃請昏。公曰：兄弟之國。禮不通昏。男女之際。易于生隙。且命修短不可期。不若歲幣之久也。始契丹請昏。欲因以多求。及公固拒。羣議未決。而難其久。又謂空言無實。使歸取誓書。及再至。定增歲幣二十萬。始契丹一請。宰相邊塞以二事。且使自擇。遂以爲怯。有輕宋心。欲以增幣爲獻。與納公不可。曰：此下事上。臣事君。非敵國之禮也。且章聖已有歲遣。不爲此名。貨非國之輕重。鄙而失國。古雖小亦不爲也。主曰：古有之。何獨吝邪。公曰：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假其兵而取隋。則或有之。及太宗擒頡利。突利兩可汗。甯復有邪。主不語。其臣劉四知侍。退數步。公又曰：石晉亦因契丹而得國。不惟稱臣。亦父事之。或可用此。今宋與契丹無唐晉之援。而爲敵國。豈有此邪。將退。主曰：卿謂孤故作此一節。必不可事。豈非不欲保和耶。孤實無此意。卿歸勿爲此言。恐誤宋大事耳。於是畱誓書。而使以誓

書來且求獻納。公上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仁宗從之。

韓公再使，將見契丹曰：主將爲使不能久，有言可卽道。公恐虜使來使，遂以爲例。數請對曰：吾不敢也。當與君議于館爾。契丹劉六符貴用事，建議割地及館客，怒謂韓公曰：公爲主言諸臣利於用兵，不爲國計。六符豈欲閒兩國耶？公曰：君甯出此，願余人爲之耳。如宋不過弼數輩，不欲戰爾，其以戰說者何限。六符既喜且懼，然終以此得罪也。

契丹犯澶淵，急書日至。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談笑自如。明日見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又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真宗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庶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真宗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既入，則臣不得到，又不得見，則大事去矣。請無還內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

東都曹生言：范右相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胸中亦以爲樂邪？惟司馬溫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邪？王荆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註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農師，學易切以鼓於魏古勇切深之。蓋譏士之寡聞也。王無咎、黎宗孟皆爲王氏學，世謂黎爲摹畫手，一點一畫不出前人。王爲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

楊內翰會云：莊遊以曷傳楊雄，雄傳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絕。傳至沛周郊，郊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廣凱。

凱傳繪所著索纊乃其學也。

張某公以御史爲執政。包孝肅公代之。建言臺官不遷二府。無所幸望。則盡言矣。張文定公方平爲三司使。孝肅極言其失。遂罷歸院。宋景文公代爲使。文公亦爲上言故事執政。惟三司使知開封府與御史中丞耳。包拯自府入臺。又言臺官不爲執政所可。假以進者惟三司耳。極力攻臣。冀得其處而用。宋祁其勢必復攻祁。不遂與之。則三司使無其人矣。孝肅遂景文公而代之。遂遷西府。孫文節公扞自西府。遷右省御史。韓績言其不可。仁宗曰。御史謂誰可。參知政事者。韓素不經意。卒然對曰。包拯可。仁宗熟視而笑曰。包拯非昔之包拯也。

延帥闕。李誠之以幕府行使。方下國宥州牒保安軍故事。歲賜盡明年六月乃畢。緩不及。方請以歲終爲限。幕府以聞。樞密院牒草報如納。李易其草報如故。與遂上奏曰。夷狄之欲無厭。許之不足爲恩。而長其貪。且示之弱。而人不堪其轉輸之勞矣。樞密使夏竦勸李擅改制書。遣吏部卽訊。李曰。改保安軍牒。非制書也。竦不能屈。虜亦不敢復請。

某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爲西帥。遣當使北。名用仇而實開之。又不克。軍罷而請老。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子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文元公陳恭公開焉。猶欲因以傾之。譽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乃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旣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接羣

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謗興。又使范公日獻二事以用之。而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某公每求以俟主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龍。大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是范公使河東陝西。富公使河北。初某既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焉。范公既奉使。宿道者院而某在焉。兵退使人致問。范公往見之。某佯曰。參政求去也。范公以對。某曰。大臣豈可一日去君側。去則不復還矣。今萬里奉使。故疑求去耳。范公私笑之。久而覺報緩。而請不獲。召堂吏而問曰。吾爲西帥。每奏卽下。而請輒得。今以執政奉使。而請報不迨。何也。曰。某別置司。專行郵延事。故速而必得耳。范公始以前言爲然。乃請守邊矣。而富公亦不還。韓又罷去。而賈陳相矣。及某薨。范公自爲祭文。歸重而自訟云。

蘇黃兩公皆喜書。不能懸手。逸少非好鵝。效其腕頸耳。正謂懸手轉腕。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腕不動。爲法。此其異也。

善書不擇紙筆。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目更用。惟心而已。

王屋天壇道書云。黃帝禮天處也。壇之方隅。陳入玉鏡。而儒者疑焉。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濮陽杜毅主。王屋簿。親見之云。

余與貴人語。偶當其心。明日使人來求異書。士不知有自智。專謂出於卷冊之間。良可悲也。

張長史見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曹將軍舞劍。又得其神。造物豈能與人巧。乃自悟之爾。

胡人獵而不漁。熙甯中。官軍復熙河。洮水之魚。浮取之如拾。久而魚潛。治世可俯鳥巢。惟不暴爾。至人入

鳥獸不亂羣行之著也。

龍圖燕學士肅悟木理造指南車不成出見車馳門動而得其法。

蜀人王冕

一本作冕

爲舉子詩義左之右之君子宜之而悟針法規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捨規矩則無所

求其巧矣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己故必悟今人學書而擬其點畫已失其法況其巧乎

寇昌齡嗜硯墨得名晚居徐守問之曰墨貴黑硯貴發墨守不解以爲輕己嗟乎世士可與語邪

毆陽公像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蓋蘇本韻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韻夫形而不韻乃所

畫影爾非傳神也

唐令民年二十爲丁其下爲推宋次道曰推者稚也避高宗諱闕而爲推邑縉叔曰推者推也獨髻爲推

傳者誤爾蓋唐人不諱嫌梁氏之父茂始以戊爲武溫嗜殺人畏之并諱其嫌耳夫人少而分髻長則

合而未冠今人猶然縉叔是也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常謂爲室當使戶牖疏達若四壁隱密終爲鬼所據耳

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歧世以爲異而孔林無枳棘也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錠不爲文理質如金石潘谷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王四學士

有之與此爲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寶谷所見者其子游以遺少游也又有張遇墨一團面爲蟠龍鱗鬣

悉具其妙如畫其背皆有張遇麝香墨字潘墨之龍略有大都耳亦妍妙有紋如盤系二物世未有也

語曰。良玉不琢。謂其不借美于外也。

張之後。有供備使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常謂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于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一作進之墨。一篋十年。而麝

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屑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疏爾。

南唐於饒置墨務。歙置硯務。蜀置紙務。各有官。歲貢有數。求墨工於海。求紙工於蜀中。主好蜀紙。既得蜀工。使行境內。而六合之水與蜀同。李本奚氏。以達賜國姓。世爲墨官。云。唐之間質肅公之子有墨。曰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法。子頗有家法。以遺黃魯直。魯直以爲不迨孫氏所有。而子謂過之。陳畱孫待制家有墨半錠。號稱廷珪。但色重爾。非古製也。

蔡新州確。黃大夫好謙。爲陳諸生。聞楊山人之善相人也。過使相之。曰。蔡君宰相也。似丁晉公。然丁還而君死也。黃君一散郡爾。然家口四十。則蔡貶矣。元豐之末。蔡爲相。黃由尙書郎出爲蔡州。過蔡而別。問其家曰。四十口矣。蔡大駭曰。楊生之言驗矣。其後有新州之禍。

外大夫穎公。初爲黃州參軍。謁夏英公。公喜相人。謂穎公曰。吾使相爾。而君真相也。視其手曰。雖貴而貧。不如吾也。出其子。突如堆阜。曰。此大富之相也。

野處。潞之異人也。金卿李生將赴試。問得失焉。曰。兩貫。曰。四貫。巡轄馬遞鋪。皆莫測也。李有田子萃過之。及門。息于廡。置壁下有錢二千。以二百爲陌。有榜曰。巡轄馬遞鋪。問之。方困者所納課也。李始悟其言。

而果黜焉。

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葉而黃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爲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當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爲倅。王荆公以名士爲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數日不決。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過客。不問如何。召使嘗之。及暮。高水門報陳太博來。亟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其後四公皆爲首相。

蜀人句龍爽。作名畫記。以范瓊、趙承祐爲神品。孫位爲逸品。謂瓊與承祐類吳生。而設色過之。位雖工而不中繩墨。蘇長公謂彩色非吳生所爲。二子規模吳生。故長於設色。爾孫位方不用矩。圓不用規。乃吳生之流也。余謂二子學吳生。而能設色。不得其本。故用意於末。其巧者乎。